

在漫漫黄沙中守护“楼兰遗梦”

记“文物人”焦迎新

“克服困境、对抗孤独、以少敌多”“智斗”盗墓贼……当罗布泊腹地的楼兰遗址被黄沙尘封后，52岁的焦迎新和他的伙计们——奋斗在一线的新疆文物工作者，在“生命禁区”中扬起了“风帆”

本报记者孙哲、何军

罗布泊，是世界上著名的干旱中心。清澈的孔雀河水孕育出罗布泊文明，沉睡千年的楼兰美女、小河公主，静静吟述着千年一脉的楼兰文化精髓。这里曾经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，却因缺乏水源补充逐渐干涸，只留下一片“死亡之海”，引来了无数中外探险家的身影和诸多神秘传说。

7月，罗布泊腹地热浪逼人。沿235省道向西下路基行驶3个多小时，车辆一路颠簸后，记者终于到达了楼兰古城。遗址有名的“三间房”（研究认为是当时的官衙）向西不远，有一处用三根硕大的胡杨木搭起的瞭望塔，由当地楼兰文物保护站所建。

“当时我们就住这儿。”无垠的沙海中，皮肤黝黑的焦迎新扯着大嗓门儿向我们介绍。老焦担任新疆若羌县文物局局长一职已近10年。

克服困境、对抗孤独、以少敌多“智斗”盗墓贼……当古丝绸之路上的这座要被黄沙尘封后，52岁的焦迎新和他的伙计们——奋斗在一线的新疆文物工作者，在“生命禁区”中扬起了“风帆”。

“死亡之海”的考验

“你喝过拉丝了的水吗？像胶水似的，我喝过一个星期。”“我只带一瓶水、一个馕，一天就能走70多公里。”漫无边际的沙海之中，极度干旱的环境蒸发量惊人，却也磨砺出了焦迎新非凡的忍耐力

尽管并非文物相关专业，“半路出家”的焦迎新1992年起就在当地从事文物工作。这意味着，他与无法绕开的罗布泊和楼兰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以至于连微信名也叫“楼兰之子”。

据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记载，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，楼兰就是有名的西域国家，古“丝绸之路”的南、北两道从这里分道，一度留下了灿烂的文化，却也在上世纪90年代因为非法穿越、盗墓的日益猖獗而不再拥有宁静。1997年底，若羌县文物管理所（文物局前身）开始在罗布泊筹建楼兰文物保护站。

干涸的罗布泊从卫星图片来看就像人类的耳朵，被称为“地球之耳”。无论是古楼兰国的消逝，还是上世纪罗布泊的干涸，没有保障的水源都是重要原因。

漫漫沙海中一顶孤独的帐篷就是保护站最初的模样。直至今日，巡护员的一切给养都得靠车从后方不定期运送，用水显得尤为弥足珍贵。

“我们在外巡护，水只能用来做饭、饮用，洗漱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奢求。”老焦说，当时最多把毛巾稍稍沾湿擦一把脸，就算完成了“任务”。

“你喝过拉丝了的水吗？像胶水似的，我喝过一个星期。”焦迎新告诉记者。

2005年6月，山区进入雨季，洪水冲断了进入罗布泊的外围道路。不巧的是，巡护站的水也快用尽了，剩余的水装在大桶里无法放进帐篷，只能放在阳光下暴晒，久而久之就变得异常黏稠，成了“拉丝水”。

“这能喝吗？”身边的3名年轻同事有些迟疑。年纪最长的焦迎新其实也不确定，但也只得安慰身边的伙计们，率先“以身试法”猛灌了一口。“坚持下吧，卫星电话上他们说四五天就来了。再不济4天加5天，最多也就9天时间。”身处险境，焦迎新仍用玩笑话缓解小兄弟们的紧张情绪。

没有蔬菜，三餐便都是白挂面加一把盐。当最后一滴“拉丝水”喝光后，给养还没送进来，所幸还有下雨时用瓶罐接的泥水。焦迎新用煤气灶将水一遍遍烧开，待泥浆沉淀后，便又成了继续坚持下去的“后盾”。

9天后，满载给养的车终于来了。“你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，我只带一瓶水、一个馕，一天就能走70多公里。”焦迎新说。

罗布泊很大，仅楼兰遗址的面积就约12万平方米。漫无



▲楼兰遗址内的“三间房”（研究认为是当时的官衙）。

边际的沙海之中，白天“你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，我只带一瓶水、一个馕，一天就能走70多公里。燥热难耐，休息时根本找不到植被的阴影，只能躲在雅丹（耸立在戈壁上的山丘）下的小缝隙中，极度干旱的环境蒸发量惊人，却也磨砺出了他非凡的忍耐力。

罗布泊里肆虐的风沙同样能吞噬一切，最大时甚至达到12级。1996年，探险家余纯顺就曾因遭遇沙尘而迷失方向，最终不幸遇难。

“有时风一刮就是3天。”风沙最严重时，伸出双手都无法看清手指。对于焦迎新和同事们来说，这意味着无法在帐篷外架炉做饭，只得戴严口罩，腹中饥饿时就着凉水啃一口干馕，静待风沙走砾停下“脚步”。

克服种种困难，这些年，焦迎新出入地形复杂难辨的罗布泊已近200次。久而久之，他成了有名的罗布泊“活地图”，不时还带领保护站配合地方公安承担紧急救援工作。

“尽管自然环境极端恶劣，但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坚持。”让焦迎新遗憾的是，这么多年过来，能坚持下来的人已经不多了。

为爱而来 却险些丢了爱人

“这里从没有手机信号，我们根本不知道

外面发生了什么。”漫漫“死海”之中，万物皆寂，唯有夜晚时能有繁星陪伴

焦迎新不是本地人。1990年从新疆大学毕业后，焦迎新就远离了家乡，陪伴心爱的姑娘来到若羌。没想到，若干年后焦迎新却险些在罗布泊中丢了自己的爱情。

“保护站刚成立时，其他人都还不太熟悉罗布泊内部的情况，我只能一批批带他们。”人少、任务重摆在面前，焦迎新责无旁贷，却无法再从家庭与工作间找到平衡。

对于长期身处罗布泊的人来说，最大的考验正是对抗内心的孤独，那种孤寂足以令初次涉足的常人产生些许绝望。“这里从没有手机信号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”漫漫“死海”之中，万物皆寂，唯有夜晚时能有繁星陪伴。

焦迎新独自在外，儿子还年幼，家中的一切只得全由妻子照顾，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。妻子不明白执着于那片荒漠意义何在，身边的亲朋也不理解他为何不换个工作，留在妻儿身边尽到一家之主的责任。

“既然从事这份工作，我就不能再允许文物失窃。”最长的一次，焦迎新在罗布泊连住了10个月。也正是这10个月中，焦迎新的家里突遭变故，他却浑然不知。

“我的岳父因意外突然去世，家里却怎么也联系不上我。”直到近两个月后，焦迎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，终于得知这一噩耗。心灰意冷的妻子因此选择带着4岁的儿子离开了他。

不被理解，身边的至亲远去；环境恶劣，身边也有同事选择离开。坚韧的焦迎新仍如当年的苏武般坚定地守着“羊群”，面向远方。

3年后，终究心软的她带着孩子专程进了一次罗布泊。

对于刚上小学的儿子来说，眼前的一切都很好奇，向焦迎新问这问那。她却看到了眼前的荒凉和困苦，以及灰头土脸又痴迷其中的焦迎新，什么也没说。



▲焦迎新在工作中。受访者供图 孙哲联通

一个月后，妻子主动向焦迎新提出复婚。岁月褪去了韶华，白发慢慢爬上了焦迎新的两鬓，他显得很满足。“现在家里人都很支持我的工作，连我媳妇也越来越关注考古事业。”让焦迎新骄傲的是，儿子从小就对考古充满兴趣，如今也在从事文物和古建筑修复工作。

“智斗”盗墓贼

遗存在莽莽沙海中数以万计的各类文物，不可避免地招来觊觎它们的盗墓贼。荒漠里一旦出现意外很可能无人知晓，巡护员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危险

楼兰留下的传说很多，如同海市蜃楼般隐现着古丝绸之路的绝代风华。这也致使遗存在莽莽沙海中数以万计的各类文物，不可避免地招来觊觎它们的盗墓贼。

“盗墓贼大都是4人至7人的小团伙作案。”绝大部分时间里，巡护员在路上只能看到自己的影子。而当发现盗墓贼的踪迹时，精彩的“智斗”故事便开始上演。

“有些盗墓团伙甚至还带着武器。我一直嘱咐大家，发现情况千万别硬来。”焦迎新说。荒漠里一旦出现意外很可能无人知晓，巡护员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危险。

2010年岁末，巡护员在路途中瞥见远处高台上有人。摸到附近后，果然发现了盗墓贼扎好的营地，摩托车、汽油、被褥一应俱全。

待盗墓贼集体外出时，站长崔有生飞奔过去，将盗墓贼的汽油倾倒在被褥上点着，又用钢钎将摩托车轮胎砸烂。另一方面，中午接到消息的焦迎新也已会同县公安局朝罗布泊进发。

晚上，回到营地的盗墓贼发现情况不妙，只得骑着没气的摩托仓皇逃命，又在路上挖出事先埋好的轮胎和汽油连夜换好。

“我们接着追，喊话他们也不停车。公安就放了两枪，终于逼停了一辆，另一辆跑远了。”焦迎新说，这次追捕花了两天两夜。突击审讯后，公安部门又“顺藤摸瓜”，第二天就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一举抓获剩余2人。

“他们是一家人，最后主犯判了12年，其余3人各10年。”焦迎新说，巡逻的震慑力度不断加大，这里如今已不见了盗墓者的踪影，但困难仍然存在。

“不只是罗布泊，在地广人稀的新疆，古丝绸之路的文物古迹往往散布在沙漠、戈壁等无人区，这给巡护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困难。”焦迎新说，人力、物力的紧缺，导致进一步的保护项目无法有效实施，是制约文物保护工作开展的最大掣肘。

从帐篷搬进地窝子，再到新盖成的小二楼，相比往昔，尽管保护站的条件越来越好，但交通工具仍最为紧缺。“山丘起伏颠簸，车碾出来的就是路。而站上只有一辆没收来的越野车，大家的摩托车基本两年就得换一批。”

焦迎新说，冬季罗布泊风大，大家还得骑着摩托按时巡护，不少巡护员都得了关节炎。面对违法者，常常孤军奋战的巡护员无法保障人身安全，崔有生就曾在巡护途中不慎摔落，头部受了重伤。

如今保护站仅有6名巡护员，年纪最小的玉米提江·吐逊只有21岁。“没有同学知道我在这儿的经历。”玉米提江说，身处罗布泊，大伙儿的生活都很单调乏味。

邂逅“楼兰美女”

“我始终记得刚来的那几年因为缺乏保护，楼兰的文物不断遭到破坏。罗布泊这么大，没有我们就真没人管它们了”

“县博物馆里收藏的7具干尸，有4具是我巡逻时发现的。”近年来，在老焦与同事们的努力下，不仅从盗墓贼手下“抢”回了一批文物，散落在沙海的不少“遗珠”也得以重见天日。

不大的若羌县城只有几条街道，却拥有中国唯一一家以楼兰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。每年到这里参观的人次超过了10万，而众多游客都会被“沉睡”在此的“楼兰美女”所吸引。

“她属于欧罗巴人种，身高165厘米，死时年龄在25岁左右。后来发现她下葬的时候腹中还怀着孩子，很有可能是难产而死。”老焦说，在物质条件尚不发达的那个时代，她的尖顶毡帽上插了2束羽毛，皮靴上没有一处补丁，由此可以判断“美女”出身于富贵人家。

游客眼前的“楼兰美女”安静地躺在展厅地下一层，不仅秀发完好无损，连眉毛也清晰可见，保存的完整程度令人称奇。不为游人所知的是，这具保存最完整也是最漂亮的“镇馆之宝”，正是焦迎新在巡逻时意外“邂逅”的。

2004年8月，焦迎新与同事们在辖区内巡逻。中途大伙儿坐在路边的高台上休息。“我用手撑了地，突然发现土里很虚，并不结实，果然发现下面有东西。”大伙儿用手将黄土拨开后，“楼兰美女”的轮廓清晰可辨。

路遇车颠，想要开车进来把它运出去并非易事。“尽管水分早已蒸发，但还是挺沉。”就这样，焦迎新便顶着火辣的太阳走了8公里，独自将“楼兰美女”扛回了保护站。

县里前来运送的车辆短时间无法赶来。为了防止文物被暴晒而损坏，焦迎新拍板决定，将“楼兰美女”包裹起来，安置在巡护站日常起居的帐篷的最里面，但不少年轻的同事对此“敬而远之”。

“我们的年轻巡护队员哈斯木原本睡在最里面，但来了不速之客”后，他就再也不敢睡在那儿了，我就跟他换了铺与干尸共寝。”老焦笑道，当县里的皮卡车来的时候，已经过去了近一个月。

那年的年末，在保护站没多远又发现了一个“小孩”，也是焦迎新用夹克衫将“孩子”包裹好抱在身边，坐了330多公里的车带回县城。谈到这些往事时，焦迎新从没感觉到后怕或忌讳。

“那时的路很糟，一不小心就会颠坏。”他心疼怀中的“孩子”，却从没抱着自家的孩子那么久。

接连的“不期而遇”后，本着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”的方针，大伙儿在巡逻中也有了新的任务，开始多加注意身边的“遗珠”，也逐渐对什么样的地表特征会有所“斩获”有了经验。

丝毛织品、“五铢”铜钱、彩棺……博物馆里供公众参观的展品越来越多，淹没于沙海的遥远国度也逐渐清晰了起来。

相比之下，焦迎新和队员们的工资并不高，普通巡护员辛苦一个月拿到手的只有不到4000元。但从来没有人把捡到的文物据为己有。“我始终记得刚来的那几年因为缺乏保护，楼兰的文物不断遭到破坏。罗布泊这么大，没有我们就真没人管它们了。”

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念楼兰。在采访结束后的不久，年已知天命的焦迎新调任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局。“楼兰之子”再度出发，却没有远离心中那片应许之地。

慈善家田家炳追思会在港举行

新华社香港7月22日电（记者舒健）香港慈善家田家炳于7月10日辞世。他创办的慈善机构田家炳基金会22日举行追思会，供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追忆他的慈善人生。

追思会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，出席者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、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、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教育和慈善界代表、多个受捐助学校的师生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。可容纳上千人的大剧院内几乎座无虚席。

田家炳的长子田庆先追忆了父亲生前贡献公益和教育事业、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事迹。他的孙子田立仁则忆述，田家炳重视家庭和对下一代的教育，着力培养子孙尊重师长、勤俭节约等美德。

田庆先和田立仁表示，作为子孙，他们将传承田家炳爱国、爱港、爱乡的精神，继续为国家和香港的发展尽一份力。

香港田家炳中学教师古运疆在追思会上分享了诸多“田中人”对田家炳的缅怀和敬意。他表示，田家炳重视教育，尤其重视道德教育。作为田中的教师，他将秉承这一理念，在今后的教学中继续传扬善心、弘扬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。

湖南省浏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学生孙晓说，田家炳中学是一个有梦想的地方，既让她这样的农村孩子实现求学梦，也寄托着教育工作者的育人育才梦和田家炳的教育兴国梦。她即将毕业，将在今后的人生中传承田家炳精神，成就自己、回报社会。

香港公开大学校长、田家炳基金会咨议局成员黄玉山说，田家炳不只是教育捐助者，更是参与者，为教育事业投入了大量心血和精力。他秉持“中国的希望在教育”的理念，尤其重视教师培养和师德教育，重视贫困、偏远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，堪称教育家。

田家炳1919年生于广东大埔，早年于南洋创业，1958年举家移居香港，成为香港化工业领军人物。他1982年创办田家炳基金会，致力捐办社会公益事业，尤重教育，其卖房捐校、贷款助学的事迹传为美谈。

据田家炳基金会统计，田家炳在全国范围内已累计捐助了93所大学、166所中学、41所小学、约20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、大约1800间乡村学校图书室。



▲“中国百校之父”田家炳（左前）在家中接待内地田家炳中学校长访港团（2016年11月摄）。田家炳几十年持续支持教育事业的善举赢得广泛赞誉。他在香港获得过“感动香港十大人物”“爱心奖”等奖项，被授予香港特区政府最高荣誉大紫荊勋章。全国范围内，也曾被数十所大学颁授荣誉博士、院士头衔或聘为荣誉教授。新华社发